

方成全集

漫画卷 第4册



方成

著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方 成

原名孙顺潮，祖籍广东中山，我国著名的漫画家、杂文家和幽默理论的研究专家。1946年开始从事漫画创作，1951年任《人民日报》美术编辑，发表多幅影响深远的漫画作品，是我国漫画界的翘楚。自1935年起，先后出版数目约共1496件(套)，约计成书著作100本，前后跨越80年。

方成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在中国举办漫画展览的第一人，被誉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，与丁聪、华君武并称中国漫画界的“三老”。

此外，方成以独具特色的水墨漫画，创新性地将中国民间传说和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物象绘形纸上，创作出深入群众生活，反映群众意愿和心声，满足群众需要，且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。

方成全集

漫画卷 第4册



成

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方成全集: 全16册/ 方成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9.6
ISBN 978-7-218-13516-8

I. ①方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漫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73072号

FANG CHENG QUANJI : QUAN 16 CE

方成全集：全16册

方 成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：肖风华

责任编辑：李锐锋 冼惠仪 戴程志

特邀编辑：陈 雯

装帧设计：陈宝玉

统 筹：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

执 行：何腾江 吕斯敏

地 址：中山市中山五路1号中山日报社8楼（邮编：528403）

电 话：（0760）89882926 （0760）89882925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04号2号楼（邮编：510300）

电 话：（020）85716809（总编室）

传 真：（020）85716872

网 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：恒美印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287 字 数：1898千

版 次：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1280.00元（全16册）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（0760-89882925）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（0760）88367862 邮购：（0760）89882925

总 序

方老是我敬佩的漫画界老前辈之一，由于同居一地，接触相对多一些，对方老有些感性的认识。

方老为人平和，容易接近。尽管在社会上名气很大，但他总是平易近人，眼光平视，平等待人。在他家中，你会感到他是个和蔼可亲、幽默的小老头。这可能与他从没有一官半职有关，没有权位的优越感，也就没有官气，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气质。

他是艺术家，是平头百姓。在群众之中，才能平视百姓；听到大众心声，感同身受，才能成为大众的代言人。从他的作品，我感到他有着艺术家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真诚的品德。

幽默风趣是他平易近人的表现，他的笑声让人感到平等可亲，和他侃侃而谈中，听到的不是他的批评责难，而是建议和帮助。从他的内部批评画中，你看不到无情的嘲讽，而是幽默的一刺，让人一笑三思，从中感受到方老“与人为善”

的为人之道。幽默是他之所爱，他爱讲笑话，爱看外国幽默画，爱收藏笑话书，爱听相声，且和侯宝林先生是好朋友，因此他也画了不少幽默画，写了不少有关幽默的著作，编了不少外国幽默画集。“爱笑”可说是方老的生活态度，对待世事烦恼，他总能一笑置之，淡然处之。乐观豁达也许正是他的长寿之道。“爱动”也是方老生活方式之一，进入老年后他还骑车上街买菜。游泳、打乒乓球也是他之所爱。有一次在郑州开漫画会，会场在五楼，大家都在等电梯，他却说：“你们等吧，我爬楼梯！”当我们这些后生坐电梯到达时，他已站在五楼电梯的门口了。

“笑”和“动”是他的长寿法宝，“忙”也是他推崇的法宝。当今中国漫画界最年长者当数方老了，他忙于画、忙于写、忙于社会活动，为了写作还学会用电脑打字，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老前辈。有人问他长寿之道，他回答一个字：“忙！”这个“一字经”是他的经验之谈。他这样阐述：

忙——忙于工作，生命才有价值；

忙——头脑处于活动兴奋状态，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老化；

忙——与时代同步，不会自我封闭，关注新事物，保持与社会的联系，跟上时代。

他还说：“忙要忙在点子上，要适度，也就快乐了！”他是个乐天派老青年，2015年春节漫画界联欢会上，他一口气竟唱了两首前苏联的歌曲，一字不错，赢得满堂掌声。

方老是我国著名的多产作家，画、写、编皆有贡献。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，他已从艺近80年。他一生中创作的画作和著作可以等身，在中国漫画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
方老在艺术创作上是严谨的，与时俱进的。纵观他的创作，几十年来有着明显的变化。新中国成立前他创作社会生活漫画，新中国成立后到人民日报创作国际时事漫画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后转向创作人民内部批评漫画，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地在开拓水墨漫画。他也画过儿童题材、家庭题材、科普题材的作品，都有精品佳作。

在表现形式上，方老的作品是多样化的。他一般采用单幅画，但也喜欢画短篇连环漫画，如早期的《康伯》，后来的《乔大叔》《父与子》等，都连载很久。他擅长线描，挺拔有力，富有变化。后来他转画水墨漫画，更多地吸收传统笔墨、色彩，别具一格。

后期方老更多地努力探索漫画的民族化，在许多作品中吸收民族民间的养料，采用中国的典故、谚语、俏皮话，以至传统文学中的人物，如鲁智深、李逵、猪八戒也成了他作品中的主角，他的代表作《武大郎开店》还被搬上了舞台。

除了在创作构思上融入民族、民间智慧外，他还掌握了中国传统的水墨技巧，毛笔线描加上浓淡水墨略施淡彩，使得作品更加气韵生动、大俗大雅。他也是中国水墨漫画的创新者，创作的许多水墨漫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，也激发起一批跟随者，使水墨漫画在中国画坛上茁壮成长。如今，不少水墨漫画不仅展示于厅堂会场，也可进入普通家庭、书斋，让人时时品味，丰富人们的生活。另外，方老的艺术创作是多样化的，但幽默永远是他不变的特色。

方老生于1918年，如今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。他是漫画界的不老松，是水墨漫画的领路人。

他的一生是漫画的一生、忙碌的一生、快乐的一生、奉



献的一生。

方老已将他的许多作品捐献给国家博物馆和家乡纪念馆，它们和方老一样成为国之瑰宝，是我们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！

祝方老书比身高、寿比山高！

缪印堂

2016年5月于北京

（序言作者是著名漫画家，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前副主任）

自序



我原名孙顺潮，“方成”是我发表文艺作品时所用的笔名（我母亲姓方）。我祖籍广东省香山县，即今中山市。家父孙桥芳（笑平）在北平（即今北京市）平绥铁路局任科员。1918年6月我出生在北京，从小说一口北京话。

我有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。因家中人多，四五岁时，母亲带我们兄妹几个回家乡广东省香山县南朗镇左步村居住。在左步村里，因为同伴是农民孩子，都跟随父母去田里玩，我没伙伴，于是就和弟弟妹妹去村里自己玩。记得在一家人的墙上见到一幅山水画，我闲来无事，就在地上、墙上模仿着画。在“人”字下面画两竖就成了一间房子，再画上个篱笆和远处的山，就成一张画了。九岁时，母亲托人把我带回北京父亲家里，到离家不远的铭贤小学上学，那是英国伦敦教会创办的学校。还记得校歌是：“不念书就没有知识。如今得着念书了，风雪不怕，上学勤。先生和蔼学友好。要做好国民，求学哪怕劳。勤俭诚实志气高，将来逞怀抱。”后

考上市立第三中学（北京市第三中学），三中毕业后上弘达中学。那时弘达中学二院和宿舍都在月坛内。现在我还记得几个同学的名字：高尔芳、岳鸿印。

到了北京，我就可以在纸上画了。家父见我爱画，就拜托一位同事带我去北方有名的画家徐操（燕荪）先生家里。他教我画，每次要我带他的一幅人物画回家，仿着画，到下周，就带这画去到他家，他指点后，又叫我带他另一幅画回家仿着画。为时不久，家父失业，回家乡去，托人带我到我叔父家（他是平绥铁路局在绥远的一个站长），叔父教我写字。他是虔诚的佛教教徒，常帮助穷人，给贫苦人送茶，因此我在他家住了多年以后，就打算学医，像他一样行善。我想考燕京大学的医科，以后当医生，不料因两门课（英文和智力测试）不及格，没考取。但考取了武汉大学和河北工学院，我就上了武汉大学化学系。

在学校中，文学院、法学院的同学常出壁报，都是评论国事的。我有一个好友季耿，是读法学的，他会画，于是我们两人合作出一张文艺性的壁报。他知道我在北京画过几幅漫画，其中一张漫画叫《中国人的刀，哪国人的血？》。那时七七事变，日本兵入侵中国，蒋介石的部队都被迫撤到南方，北京由宋哲元的部队（记得是29军）驻守。北京各中学的学生反对国军南撤，群起游行示威。宋哲元的29军用冷水和大刀镇压游行学生。我去参加游行，后背也被砍了一刀，流了很多血，急忙跑到警尔胡同一老乡家（姓欧阳）包好伤口。为此我画了一张画，画的是一把29军的大刀，刀上有血迹，标题是《中国人的刀，哪国人的血？》，还画了几幅都送到游行队伍的学校里。

季耿知道我会画漫画，就安排我在每期壁报上发表。我看《西风》杂志上发表过西方国家的漫画，名为 Cartoon（卡通），是用夸张技法表现的，看来滑稽有趣。开始我只会画四幅一套的连环漫画，后来见上海出版的《漫画》杂志，我就从上面的漫画学习，学米谷（姓朱）画的单幅漫画。我努力去画些有趣的漫画。那时画的是同学中有趣的动作。最里面的一幅是一位同学走过一家门口，正遇上那家人在漱口，喷了他一身水。壁报出了两年多，我每期发表一幅漫画。我画漫画的技法进步很快，我也就学会画漫画了。

毕业后我进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（以下简称“黄海”）任研究员，主要从事化工分析工作。和黄海化工研究社同属一个单位的永利化工公司（均为范旭东创办），曾调我去任工程师。我和工程师郭保国熟识，常去他家，因此和他妹妹郭英相识。可能是在家兄弟姐妹间排行第三，她自称郭三。追她的单身汉很多，因为她也爱画，我又常到她哥哥家，我们就相识了。有时她趁哥哥不在家，就把我招去她家。我爱上了她，要求和她结婚，她不肯，因为我年龄比她小几个月，她认为不合适。但她常要我陪她从她家所在的五通桥镇去北京。那时我们都没钱乘车，只能步行。她不肯和我结婚，却又常在一起，为此我很苦恼，就决定远离她，去了上海。

在上海，我住在朋友家里。有一天，我从报上广告看到有个美国杂志招收中国人任画家。我一大早就跑去应征。主持人是美国人，他要每人画一幅画给他看。我画了两个漫画人物，他见了很满意，就收留我了。他让我睡在纸堆上，这样我就有了住处。在上海有个广东同乡是画家，叫余所亚。他让我在他家里一起吃饭，不收我饭费。那时常有美国兵来

到中国，有一回一位女生被他们强奸，被我国记者揭发，报上登出，引起公愤。我也很气愤，画了一幅讽刺美国佬的漫画，不料被收留我的美国人发现了，把画抢走，我抄起空瓶砸过去，他被吓坏了，乖乖放下画稿走开了。这时我只能住在余所亚家。我买了一张帆布行军床，就睡在余家。他是进步画家，两腿受重伤，不得不用两手扶着两个小板凳走路。那时李桦也在他家住。我在上海长期住下去，而且一直在他家画漫画投稿到各报刊，有了稿费收入，靠稿费吃饭，而且漫画技巧也越来越成熟。

那时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争天下，国民党腐败，国内进步人士都靠近共产党。七七事变，日本军入侵，国内两党就联合抗日，所以共产党的报刊仍可发行，进步人士都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作品。国民党当局不断迫害进步人士，他们不得不逃避到香港。那时我也去了，我几位舅父在香港工作，我就在他们家睡觉、吃饭，睡在大舅父的厅里。我须靠稿费吃饭，为此我曾画一组四幅一件的漫画《上海小姐》陆续发表，并开始画《康伯》。康伯是个老头子，我画他每天的生活，画他生活中有趣的动作，四幅一组，表现老人有趣的经历。我就靠每幅画8元的稿费维持生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和端木鬘良、单复三人随同从香港被接回国的民主人士参加国庆大典，政府把我们和从香港回来的一批民主人士一同接待，安排在一起住下来。

有一天我遇见人民日报编辑王亚平，他被报社派往新民报任总编辑。端木和他相识，就介绍我们相识，介绍我到新民报任编辑。

上海有人介绍西方漫画，在《西风》杂志上发表。他姓张，

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。他知道我去北京，就介绍我认识华君武，托我带包东西给他。华君武介绍我任人民日报美术编辑，在朝鲜战争中，指导我画抗美援朝的漫画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不断发表。

一天，我遇见辅仁大学漫画编辑陈今言。她画漫画很吃力，要我教她，我请她到我家。不久，我们相爱，结婚了，生了三个男孩。不幸遇上政治运动，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美术组的领导姓杨，他自取一个好听的名字（我不愿提这个名字）。他不会画也不会写文章，心胸很狭窄，见我各方面超过他，非常忌恨（他是中学毕业生，我是大学毕业生，在各报刊发表很多漫画，是知名的漫画家）。那时中央发起过几次政治运动，在“反右”运动中，他要把我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（因为我写了一篇讽刺某种领导人的杂文），幸得华君武同志保护，我得安全，不久我被安排入国际部。

国际部领导人袁先禄对我很好，同意给我一段时间。我创作了一批漫画，在8月间举行“方成漫画展”，引起各地美协注意，他们纷纷来借，在其他城市展览。美协一个部门的主任郁风同志替我收存我的展品，替我将展品分别借给想在各地展览的各地美协。有一次这些漫画还在香港展览。

在我从化工研究员转变为漫画家的一生中，可以说，有三个人对我这一转变的影响是很大的。第一个是季耿，第二个是郭英，第三个是侯宝林。侯宝林是著名的相声大师，我和他相处多年，成为好友。有一天他提出相声最讲究幽默，问我幽默的来源和艺术特色。为此我查阅了很多书，觉得这些书里都没有讲得使我信服，也觉得都说得太简单。这启发我写出了很多像《滑稽和幽默》之类的文章，在各报刊发表，



也出过好多谈幽默的小册子。有一篇曾托朋友，我的美国朋友兰特（Jilin. A. Lear）译成英文。他的中文女译员是许颖（后来成了他夫人）。

我想不起来我是哪年离职休养的（大概只有六十岁）。那时，广东省中山市政府花钱在北京买一大套住房给我（因为我和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同一远祖的，也因为我捐赠了一大批画给中山市）。

这次结集出版我的全集，把能找到的画稿资料、文章汇总在一起，给读者作参考，也是我毕生的总结，希望我的作品以后还有用处。

感谢中山市委、市政府和中山日报社对出版《方成全集》的关心和支持。感谢出版单位为此付出的努力。

方成

2015年11月23日

本册说明

《方成全集》共两卷 16 册，分漫画卷和文稿卷。漫画卷收录作者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已发表或未发表而自珍藏的漫画作品。

漫画卷第 2—5 册主要收录 1951—1986 年作者供职于人民日报时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漫画作品。

本书为漫画卷第 4 册，收录 1964—1980 年方成于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漫画作品，约 234 幅。

方成画国际时事漫画，有时只有一个标题，并不添加文字，而读者看后一品，慢慢就能琢磨出其中的味道了。1966 年发表的《巨人的步伐》便是其中一幅。漫画中，方成用大步流星的两行坚实的足迹表现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，一旁写有“遏制”“垄断”字样的路障已被撞开两截，美国人不知所措地丈量起两个脚印间的距离，这和标题中的“步伐”巧妙照应。

方成发表了大量的国际时事漫画，名气也越来越大。工

作上、生活上都顺心很多，此时方成已经有三个儿子，全由保姆赵大姐照顾，他和妻子陈今言也一心投入工作中，幸福和美。但这样的平静仅仅维持了短短的几年。

1966年夏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降临到中国大地。5月16日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通知。6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的社论，中国大地陷入动荡。

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的升温，方成也坐不住了。当时的抄家风刮到他家里，“造反派”把方成家里的东西翻个底朝天，方成的信件、日记，包括陈今言的箱包，无一放过。后来，抄家成了家常便饭，书架上的书全部被抄没，唱片被砸，工艺品被拿走，甚至连家里的粮票、油票也给一窝端。

“造反派”从“积案”中翻出了方成在1957年为响应“百家争鸣”而发表的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《过堂》，给方成定了四大罪状，将他打为“右派”，投进关押“牛鬼蛇神”的“牛棚”。

何为“牛棚”？即牛舍，牛吃草睡觉的地方。开初，人民日报社的“牛棚”设在报社大院内，后来由于被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只好搬迁到北京市郊的房山县。方成一辈子没当过官，可一到“牛棚”就当上“棚”长，也算是“一把手”。他的副手有两人，一位是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胡绩伟，另一位是国际部主任陈俊。在“牛棚”里，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干活、学习。那时学习的是毛主席著作，首先要学的就是“老三篇”，即《毛泽东选集》里的三篇文章——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。

方成在“牛棚”待了整整一年。其间，妻子陈今言也在

北京日报社遭到批斗，“造反派”给她贴大字报，尽是造谣中伤和莫须有的罪名。不久她被开除了党籍，关进了北京日报社的“牛棚”。这给方成家带来了灭顶之灾。

一年多的时间总算过去了。“牛棚”里的人陆陆续续回到了报社，可偏偏剩下方成一人。“造反派”说方成检查不深刻，让他继续写检查。后来“造反派”也拿他没办法，终于把他放回去。之后，陈今言也被放回家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

1976年10月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传来，陈今言特别高兴，心情也好多了。然而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来的折磨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。精神上的创伤，对她来说更是毁灭性的。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负担，她拼命地工作，无形中加重了病情。1977年6月17日，陈今言突发心肌梗死，离开了人世，这成为方成永远的痛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方成离开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，经报社副总编辑李庄和总编辑批准，转到国际部。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方成有充裕的时间放手从事新的漫画创作，写杂文和从事幽默理论研究。

经历多年的沉寂之后，方成的创作欲望被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唤醒而喷发。从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回到单位，方成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。在会上汲取的营养，如今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裂变。十多年没有这么心情痛快过，十多年没有这样英姿勃发。他突发奇想，认为自己已是年过花甲的人，应该要马不停蹄地抓紧时间创作。越思越想，他越是坐不住，于是请了一段时间的假，在家专心从事漫画创作，直到创作出相当数量的漫画来举办一次个人漫画展。

从1979年到1980年，方成画了多幅漫画，《武大郎开店》